黎巴嫩——战乱春秋

王　斌　　李　丽　　著

军事译文出版社

一九九二年四月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出 版 说 明

《国外军事见闻》丛书是90年代初筹划的一套纪实性报告文学。经过各方面的专家与同志们的辛勤耕耘，现在陆续同亲爱的读者见面了。

这套丛书是在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、深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，特约长期从事军事外交工作的人员撰写的。内容包括：国际风云变幻中一些重大国际事件的耳闻目睹；军事外交活动中的所见所闻；外国军队的建设与发展；国防教育和军人成材之途；对战争的观察与思考；国防工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及高科技的探索；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与安全活动的经历；以及各国的风土人情等等。

通过这些，我们希望奉献给读者：一个观察外部大千世界变化的窗口，了解国际斗争的复杂激烈；掌握外国军队的发展脉搏，促进彼此间的了解和友谊，汲取有用的经验。更重要的是：讴歌我国外交政策和军事外交政策的正确；讴歌战斗在异国他乡的外事人员凭借祖国的威望和外交政策的正确，不畏环境的复杂、险恶，无惧条件的困难、艰苦，果敢机智地观察形势的变化，掌握地球的脉搏，胜利完成祖国人民赋予的任务。

在编辑和出版这套丛书中，我们牢记面向世界，面

向未来，而读者是首先服务的对象。希望这套丛书能有助于增进对外部世界的正确了解，拓宽心胸与视野；同时也盼能加深对中华民族的豪情，祖国在世界之林的分量。我们特别要感谢参加与指导写作的专家、作者们，他们具有高度使命感和相当学术与写作水平，以观点鲜明，寓意深刻，构思新颖，信息量大为特征，把丰富的见闻如实地告诉大家。当然由于时间仓促，我们在编辑中也许有疏漏之处，不妥之处，渴望广大读者们指正。

军事译文出版社

引　　子

黎巴嫩，位于地中海东岸，面积10452平方公里，人口250万（1974年）。黎巴嫩素有“中东瑞士”的美称，首都贝鲁特则被誉为“东方巴黎”，是中东地区金融、贸易、旅游、新闻和交通的五大中心。

金融中心。1946年，贝鲁特发展成地中海东岸金融中心之一。1952年埃及革命后，在开罗的多数国际金融组织将其总部迁到贝鲁特，使其成为中东的金融中心。到1974年，贝鲁特有76家银行，存款总额达76亿美元，中央银行的黄金储备是922万盎司。在贝鲁特，外汇和黄金可自由买卖，外币兑换所比比皆是，几乎可换到世界各国的货币。

贸易中心。由于黎巴嫩的地理位置，早在公元6世纪初就成为兴旺的丝绸贸易的主要中转地。70年代中期前，每年有大量西方国家的商品，经黎巴嫩转运到中东其它国家。叙利亚、伊朗、约旦的产品，亦通过贝鲁特港出口。此外，沙特阿拉伯、伊拉克的部分石油，也经过黎巴嫩转运到西欧。

旅游中心。黎巴嫩风光绚丽，古迹甚多，气候宜人，是中东旅游胜地。黎巴嫩旅游业十分发达，仅贝鲁特就有旅馆50余家（其中四五星级近20家），夜总会100

来个，酒吧间和游乐场不计其数。1974年，游客人数达300万，超过本国人口总数，旅游收入7亿美元，占国民收入20%以上。

新闻中心。在贝鲁特出版发行的政治性刊物达100余种。其中，阿拉伯文日报30种，亚美尼亚文日报4种，英文日报1种，以及阿、法、英文周刊或月刊60余种。国营广播电台用阿、法、英三种语言广播。由黎巴嫩各党派或政治力量控制的私家电台昼夜播音。遇有重要新闻或发生武装冲突时，每隔5分钟播送一次最新消息。电视台4个，每天播放时间达12个小时。

交通中心。黎巴嫩位于欧、亚两洲交界地带。贝鲁特是中东著名的航空港。早在1951年，世界喷气式飞机尚未正式投入使用时，贝鲁特国际机场就修建了两条可起降喷气客机的水泥跑道。战前有70家航空公司的飞机飞经贝鲁特机场。1974年客流量266万人次，起降飞机4.4万多架次。贝鲁特还是自由港，拥有12个泊船码头，年货物吞吐量400万吨。

进入70年代后，黎巴嫩经济发展迅猛。到1974年（内战前一年），黎巴嫩国民生产总值已达约80亿黎镑（约合36亿美元），人均国民收入1440美元，在中东非产油国中名列第二。

然而，1975年内战爆发后，黎巴嫩战乱不已，经济萧条，治安恶化，抢劫、暗杀、绑架和爆炸不断发生，怪事、奇事层出不穷，成为世界上战乱持续时间最长的小国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。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目　　录

不可思议的贝鲁特……（1）
不寒而栗的外交官生活……（24）
战火中的军队……（38）
难以置信的战时经济……（67）
五色斑斓的风土人情……（73）
艰难的和平使命……（118）

不可思议的贝鲁特

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位于黎巴嫩海岸中部一个三角形的小半岛上，傍靠碧波粼粼的吉尔吉斯湾，背依黎巴嫩山脉。面积60平方公里，人口100万。从1975年起，被誉为“地中海明珠”的贝鲁特成为世界上有名的恐怖活动中心，发生了一系列令人不可思议的事件。

1. 一国多政。一个国家几个政府，总统管不了总理，总理支使不动部长，部长间又互不来往。这类在治国安邦中“天方夜谭”般的怪事，就发生在贝鲁特。

根据1943年黎巴嫩各教派协议，总统由基督教马龙派人士担任，总理由穆斯林逊尼派人士担任，议长由穆斯林什叶派人士担任，部长和议员根据教派人数按比例分配。可自打1975年黎巴嫩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两大教派之间爆发大规模内战后，基督徒和穆斯林反目为仇，政府中亦分成了两大派。

黎巴嫩总统，本应拥有罢免总理、解散内阁等权力，但后来经常连个居阁会议也召集不起来。有时，双方会因会议地址这么一个细节问题，争论不休，结果闹出内阁会议移到国外召开的笑话。外电评论说，黎巴嫩总统的权力仅限于他在巴布达宫的总统府大门之内。

黎巴嫩总理，按理说权力也不小，可实际上谁也管

不了。基督教部长当然不用说，两个穆斯林部长，由于宗教派别原因加上又握有兵权，因此也不买总理的帐。总理亦极少与总统联系。据报道，总理曾创下16个月间与总统仅通两次电话的纪录。

1984年贝鲁特再度被一分为二后，黎巴嫩政府内两派对立情绪更加严重。总统作出的决定，经常受到抵制，两派部长各在自己的地区办公，相互很少往来，1986年以来，黎巴嫩内阁没有开过一次全体会议。1988年9月，黎巴嫩总统离任前任命以军队司令为首的临时军政府。而穆斯林领导人坚持由代总理胡斯主持政府，指责临时军政府是非法的。这样，黎巴嫩首都就出现没有国家元首、两个相互对立政府并存的奇特现象。

一国多政状况，苦煞了当地普通老百姓。为办一件事，他们经常得同时在不同地区跑几个职能相似的机构，事情还难办成。对此，黎巴嫩平民怨声载道，可又无可奈何。

2. “爆炸之都”。贝鲁特爆炸事件次数之频，采用手段之狠，死亡人数之多，均属世界罕见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从1975——1990年的15年期间，在贝鲁特这块弹丸之地上，居然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约5000起，造成人员伤亡近7000人。“爆炸之都”因此得名。

贝鲁特的爆炸目标主要有3个：一个是美、法、英等国的使馆；一个是当地政党、民兵办事处及其领导人的住宅；再一个是闹市和稠密居民区。前类主要是穆斯林极端分子所为，后两类则是贝鲁特东、西区敌对的两

大派所干，目的是为给对方制造混乱。

70年代后半期，恐怖分子主要使用TNT炸药。这种炸药在贝鲁特普通商店就能买到。当地人主要用它去海里炸鱼。进入80年代，恐怖分子则采用塑料炸药。常规探测器对它不起作用。

过去，犯罪分子常把炸药直接放入汽车后备箱中，或绑在身上。这样做很容易被暴露。于是，他们便挖空心思，想出了种种藏匿方法。有的把炸药塞入汽车车身夹层内，有的混入运蔬菜的卡车中，还有的甚至放入死婴的腹内。这种藏匿方式靠传统的检查方法很难发现。

罪犯作案方式一般有三种。一是投掷式。他们常常骑着摩托车，在经过目标时，投出棒状炸药。科威特驻贝鲁特大使馆就老挨这种炸药。二是遥控式。案犯先在目标附近放好炸药，然后在远距离引爆。三是自杀式。采用这种方式的罪犯往往是亡命之徒。他们一般驾驶装满炸药的汽车径直撞向目标。

贝鲁特从事爆炸活动的恐怖分子手段十分毒辣。他们不仅使用大量的烈性炸药（通常一次就用200公斤），而且还掺入炮弹、煤气罐和两头尖的铁钉。这样一来，炸药爆炸后的杀伤力就格外地大。一次，笔者前往爆炸现场，只见一些尸首上被钉的铁钉，少则4-5枚，多则10来枚，令人惨不忍睹。有时，炸药量虽然很少，只有2公斤，但它却藏在装满汽油的大油罐车中，因此破坏性绝不亚于200公斤的烈性炸药。

在贝鲁特的数千起爆炸案中，影响最大的要数多国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部队兵营和黎巴嫩总统被炸案了。1983年10月23日6时20分许，星期天，一辆装满炸药的卡车不顾警卫的鸣枪警告，闯入美国海军陆战队大楼（住有250人）。与此同时，一辆小汽车风驰电掣般地冲入法国兵营大楼（住有85人），只听轰轰两声巨响，两幢10层和6层钢筋水泥楼房全部倒塌，230名美军和55名法军官兵魂归西天。强大的爆炸气浪的冲击，使距法军兵营500米外中国使馆11层楼的玻璃全被震碎，铝制门框扭曲变形。1989年11月22日，黎巴嫩总统勒内·穆阿瓦德在出席黎独立节庆祝活动途中遭到“汽车炸弹”袭击，几吨重的防弹轿车居然被掀到几十米远的一个停车场内，总统当场身亡。可当时，警察在现场怎么也找不到总统座车，还以为他死里逃生了呢？前两起事件导致了“多国安全部队”被迫撤离贝鲁特，后起事件最终造成临时军政府的垮台。

贝鲁特的爆炸受害者中，有总统、总理，有部长、议员，也有外国人（包括驻黎巴嫩大使），但更多的是当地平民百姓。

3. “绑架之都”。内战以来，贝鲁特的绑架事件时有发生。连配备有8名武装警卫的国防部长奥塞兰也在去国防部途中遭绑架过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在1975—1980年的5年期间，贝鲁特对立两派相互绑架的人质就已逾万。1984—1987年期间，贝鲁特又掀起一股绑架外国人的浪潮。这一期间被绑架走的外国人有24名，绑架未遂的外国人则有百人之多。因此，人们给贝鲁特取了一个“雅号”——“绑架之都”。

绑架对象。在贝鲁特的绑架浪潮中，首当其冲的是美、法、英三国驻黎巴嫩外交官。在西方外交官纷纷加强防范措施后，上述国家的记者又成为绑架的目标。随着美、法、英三国公民在贝鲁特日益减少，这些国家的教师、在联合国驻黎巴嫩机构工作的人员、甚至宗教人士，亦难逃被绑架的厄运。当然，由于种种原因，其它国籍的人也有遭绑架的。不过有意思的是，这些歹徒光绑架男性，对于女性，无论什么国籍，则不动其一根毫毛。在贝鲁特经常有这种情况：在同一辆车上，丈夫被绑走了，妻子却安然无恙。有人认为，这大概与绑架者均是穆斯林有关。

绑架方式。1987年1月24日下午，在贝鲁特美国大学执教的辛格等4名美国教授正准备结伴回家时，一辆黎巴嫩内部治安军（相当于武装警察）的巡逻车嘎地一声停在他们面前。从车上下来一位上尉军官，彬彬有礼地说：“教授先生们，为了你们的安全，我们奉命护送你们回家。”美国大学的警卫就由黎巴嫩内部治安军担任，加上由治安军充当保镖的情况以前常有发生，因此美国教授们毫不迟疑地上了警车。等到教授们意识到不对头时，已为时太晚，汽车早已驶出了贝鲁特。这种叫伪装绑架法，在贝鲁特算是比较文明的。

还有一种是诱骗绑架法。1987年1月，英国圣公会特使韦特，为使英国人质获释，只身来到贝鲁特。在贝鲁特活动期间，韦特的安全由穆斯林德鲁兹派的社会进步党负责，每日都有8名全副武装的民兵紧随左右。为

达到诱绑韦特的目的，黎巴嫩绑架者欺骗韦特，他只有在不带任何警卫的情况下才可与英国人质见面。韦特照办了，次日清晨只身离开旅馆，前往约定地点，从此就无影无踪。

在贝鲁特更常见的是暴力绑架法。绑架分子一般分乘两辆小车，每车4—5人，均携带武器。行动时，一车负责捕获目标，另一车担任掩护。这伙歹徒胆大包天，在贝鲁特大街小巷，经常可见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驱车追逐甚至鸣枪袭击目标。大多数外国人质就是这么被绑架走的。

被绑者的遭遇。1988年5月4日获释的法国记者保罗·考夫曼回忆了其遭绑架后的3年漫长时光。

落地伊始陷囹圄。1985年5月22日，我和米歇尔·瑟拉一同去黎巴嫩采访。我们知道，贝鲁特早已是“绑架之都”。外国人，尤其是美、英、法三国的人，不断被绑架。因此，飞机在贝鲁特国际机场一降落，我俩便抢先冲出舱门，希望能赶上有警卫护送的中东航空公司汽车，天黑前赶到市中心旅馆。但是机场上根本见不到汽车。我们只好搭上一辆破旧的出租车。道路拥塞，汽车慢得像蜗牛。上路才2分钟，一辆奔驰车紧按喇叭，强行超车，停在我们前头。2个大胡子青年向我们走来。一个挥动左轮枪，命令交出现金。我立即掏出全部美金送过去：“但愿这是普通抢劫！”但另一个人又命令我们坐到他们车的后座上。

奔驰车开向贝鲁特。驾车青年从后视镜里监视我们。

他的邻座则连连向天放枪，驱赶挡道车辆。黑夜很快降临，我们的心也沉重起来。30分钟后，汽车驶上市区里迷宫般的小巷。在一条僻街上，汽车嘎然停在一座饱尝枪炮的五层楼前。我们被推入地下车库，铁门“铛锒”一声撞紧。

牢笼时光难回首。人质生活之恐怖悲惨，实在难以想象。“牢房”是废弃的地下室、车库或未竣工的建筑底罢。这些地方终日不见阳光，阴暗潮湿，老鼠横行。我俩只能蜷缩在一张泡沫垫子上睡觉，冬天挤在一起取暖。两个月不洗澡是常事，就是洗一次也不能超过10分钟，而且没换洗衣裳。除了身上的衣服，我们被洗劫一空。一日三餐米饭，清水煮白菜，外加一点咸菜。1个月最多吃3次三明治。每天只能抽除5根香烟。除了受审时间，我们一直圈在6平方米的空“牢房”里。应我们的一再要求，看守拿来几本翻烂的小说和一台二级管收音机。这些就是赖以打发光阴的主要工具。

1987年2月8日，一声巨响震碎这个楼房的全部玻璃，显然是附近爆炸了“汽车炸弹”。记者的职业本能告诉我，他们要收走收音机。不然我们听到电台报道爆炸地点，就会知道所在方位了。果然不出所料，不到1分钟，看守拿走了收音机。从此，电台和偶尔见到的报纸再也与我们无缘了。

遭劫的当晚，两个看守用布蒙上了我们的眼，还说，平时不能取下布，实在难受了，可以把布提到眉毛处，但一听到开门，必须马上蒙住眼。3年中，我们一直照

此行事。上厕所也有规定：继续蒙眼，低头，一手搭在前面人肩上，一步步挪进厕所，回来时也如此。这一规定也使我有所发现：这里不止关两人。一天，我觉得前面那人瘦骨嶙嶙，瑟瑟发抖。我原以为那是个基督教民兵，后来才知是法国外交官马塞尔·方丹。

非人折磨苦难言。关押期间，审讯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，而且谁都有权提审我们，所提的问题几乎千篇一律，无外乎你叫什么名字，多大年纪，从事何种职业，来黎巴嫩的意图等。有时，把我们叫出去，一站就是几个钟头，他们只顾自己聊天，然后什么都不问将我们押回原处。审问者中，大部分态度蛮横，也有个别比较文明的。1985年6月12日，一个看守将我眼睛用带子扎紧后，把我带到一层。一个叫侯赛因的人用流利的法语问了几个例行的问题后，关切地问道：“结婚了吧？有孩子吗？”一听到这充满人情味的问语，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。

绑架者为了防止我们逃跑，一到晚上，他们就将我们的手脚用铁链锁住，睡觉时，连大腿也得锁上。早晨，当我们苦苦哀求将链条放松或解下时，有的看守反倒将我们锁得更紧了。等到上厕所时，刚刚解下铁链的手腕和踝部，已是又红又肿，血迹斑斑了。

但是，最令我们胆战心惊的莫过于“假处决”了。记得我们被绑架一周后的一个星期天，2位看守大叫大嚷地闯进来，一边挥舞着手中的AK-47型冲锋枪弹匣，一边大声说：“要有消音器就好了。”于是，我赶紧低头祈

祷，可这两个看守却扑哧笑出声来。有时候，看守们会偷偷地走到我们身后，突然将冰凉的枪管对准我们的太阳穴，然后再扣动枪机。看着我们惊恐万状的样子，他们又哈哈大笑起来。

四处转移颇频繁。1985年7月下旬的一天凌晨2点45分，一阵卡车的轰鸣声将我们从梦中惊醒。从车上下来几个人，命令我们打点行装后跟他们走。上车后，我们被迫趴在车厢里，上面盖着蔬菜和杂物。约半小时后，卡车在距贝鲁特国际机场不远处的南郊停下。我们的“新居”是一栋尚未竣工的楼房。这是我们被绑架后第一次转移。以后，几乎每隔2—3个月，有时不到一个月，我们就得被转移一次地方。每次转移时间都在凌晨2点左右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的“转移条件”愈发恶劣了。开始时，我们是趴着，再就是被五花大绑，扔入麻袋，塞到汽车后备箱中，后来就发展到像“木乃伊”一般了。

1986年8月的一天凌晨，我们被唤醒后，被带到一个车库里，在那里，我们从头到脚都被外科手术用的宽固定带层层捆住，然后被分别放入挂在卡车底盘下的长方形棺材状金属柜中，行程达5个钟头。金属柜中的滋味令人无法忍受。剧烈的颠簸，使我们的身体在柜中前后、左右、上下碰撞，全身青一块紫一块；令人作呕的汽油味扑鼻而来；沿途扬起的尘土几乎将我们身体埋没。

1987年2月28日，我们刚刚转移到一个新地方仅仅13天，又接到了转移的命令。这天凌晨，那辆该死的“棺材卡车”又来了。我和方丹被绑在一起扔入一个金属柜

中。经过近3小时的行驶，卡车停了下来。躺在冰凉的柜子中的我和方丹，只得相互靠身体挤压取暖。约10个小时后，卡车才继续开动。

落难同胞遭杀害。米歇尔·瑟拉是个意志极为坚强和十分乐观的人。被绑架翌日，瑟拉就向看守要钢笔和纸，他幽默地对我说：“我早就梦想有一天能在安静的修道院内写书。”可是，恶劣的生活条件和非人的精神和肉体折磨，终于使瑟拉病倒了。1985年9月，瑟拉开始感到恶心，并整夜地抓腿。经过哈拉特医生诊断，瑟拉患的是病毒性肝炎，需要严格的饮食和大量的矿泉水。到10月，瑟拉的病情加重，皮肤发黄，咳嗽不止，彻夜难眠。哈拉特医生又像以前一样在深夜来了。看完病后，他慢慢地对我说：“我也像你们一样，是个人质，但他们并不给我蒙上眼睛。这是个不祥的征兆，说明他们快要对我下手了。”

瑟拉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。可当他稍有精神时，就拿起笔，画下一张又一张其在巴黎的草图。有时，瑟拉会边画边自言自语：瞧，我的办公桌就在这里，这是我女儿常坐的地方。11月25日，瑟拉病情更为严重了。以后，哈拉特医生几乎每天晚上都来。12月的一天，瑟拉望着我和其他两个同房的法国人质卡尔东和方丹，说：“我不行了，看来我要死在这里了。”听了瑟拉的话，我们个个心如刀绞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12月28日，在瑟拉的要求下，他被带走单独关押了。分别时，我欲哭无泪，只是默默地紧紧握了一下瑟拉的手。1986年2月，我们获悉：

哈拉特医生已被一个所谓“地球上被剥夺权力者突击队”处以极刑。3月，噩耗传来，瑟拉永远地离开了我们。

历尽艰辛返人间。1988年2月上旬的一个晚上，看守带走了方丹，临走前，方丹对我们说：“为我祈祷吧。”看这架势，方丹是必死无疑了。2月28日凌晨，我也被带走了。这次，看守都不允许我与卡尔东说声再见。在一个漆黑的车库中被关了一天后，我被按在一张椅子里，在汽车灯的照射下，两个彪形大汉将我捆得如同粽子一般。此后2个月中，我与另一个外国人质关在一起。在那里，我们仍被用铁链锁着，但可以看电视。

5月3日凌晨3时，看守们搜查了我的衣服，并取走了我的所有个人物品。上午11时，一位看守告诉我：“你结束了。”“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我问。“自由呗。”关于要释放我的消息，在过去的1000多天中，我不知听过多少次了，但每次都以失望告终。因此这次我并没有把看守的话当一回事儿。下午5时，一个叫法德尔的看守带我去刮了脸。回“牢房”途中，阿布·阿里看守伸出手，难受地对我说：“考夫曼，我原谅你了。”

不久，一辆奔驰车将我带到一个安静的场地。望着这空无一人的地方，我不由得又恐惧起来。就在这时，车门打开，一个熟悉的法国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你好！我抬头一看，原来是马塞尔·方丹。一会儿，卡尔东也来了。奔驰车载着我们3人，朝贝鲁特方向疾驶。一路上换了好几个司机。最后，汽车在贝鲁特南郊沿海“萨姆兰”豪华饭店门前嘎然而止。我们刚被推下车迈入门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